

能不能从霸道总裁的手下的角度写故事？

我是老板的秘书，掌管着他的后宫，人送外号大内总管刘莲英。

直到有一天，我发现了这个后宫里最核心的机密。

我感到，机会来了。

「林小姐，卡里有 100 万，蒋先生希望你们好聚好散——」

我刚将银行卡递过去，对面的林盈盈已经泪盈于睫。

凭良心讲，她是个美人，哭起来梨花带雨，我见犹怜。

可惜她哭错了对象。

作为一个昨夜加班到凌晨，一醒来就要为老板处理分手事宜的社畜，此刻，我只想摇着她的肩膀大声呐喊。

「100 万！普通人一辈子都挣不到的钱！你分个手分分钟就赚到了！你哭个屁！！！」

君不见我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地在蒋泊远身边呆了整整三年，每天起早贪黑，风雨兼程，伺候他的时间比眼前这位林小姐不知道多了多少倍——

我赚到 100 万了吗？

没有！

我才是最应该哭的那一个吧！

然而林盈盈还在哭：「我不信他会这么对我，我要见他。」

我极尽自己的耐心：「蒋先生很忙，他让我来处理这件事，如果您对分手费不太满意，我可以在我的权限内帮您协调，不过，您也不要抱太大的期望。」

林盈盈仿佛受到了极大侮辱一样，不可置信地望着我：「我要的不是他的钱，我要的是他这个人！」

我叹气，忍不住说了一句实话：「林小姐，您要钱我可以帮您想办法。但您要人——我得劝您一句，蒋先生这个人，不是您能要的起的。」

预料之中，林盈盈抓起她跟前那杯冰美式兜头泼在了我的脸上。

「刘嘉木，你没有心！」

说罢，她起身，伤心欲绝地走了，留给我一道凄美的背影。

当然，百忙之中，她也并没有忘记拿走桌上那张银行卡。

只是，我还没来得及告诉她密码呢。

我好整以暇地坐在原地。

冰美式可真冰啊，不知我新买的睫毛膏能不能挺住。

果不其然，没出两分钟，她又气势汹汹地转了回来。

「密码！」

她的眼泪还没干，此刻她的睫毛依然晶莹剔透。

我调出自己微信上的收款码：「衣物干洗费 800，精神损失费 1000。」

我留了小刀的余地。

望着她惊愕的表情，此刻，我终于有心情欣赏她的美丽了。

美滋滋地收款一千五之后，我顶着一头咖啡，步履轻盈地回到我位于集团总部 28 层的工位上。

正好跟刚开完早会回来的蒋泊远碰了个照面。

他皱起他好看的眉头看着我。

他这人不但自己有洁癖，更看不得身边人仪容不整。

赶在他发火之前，我急忙提醒他：「林小姐脾气不是很好。」

言外之意，我这可是因公负伤哦。

他看了我半晌——蒋泊远明明长着一双极风流的丹凤眼，但偏偏眼神又极冷淡，他专注看人的时候，只让人觉得恨不能冻死在其中。

我打了个哆嗦，露出我的专属狗腿笑容：「您看，我的干洗费是不是得报销一下。」

他懒得搭理我，走进他的总裁办公室去了。

我长舒了一口气。

不久之后，我手机上响起一声悦耳的转账提示音。

💰，我的老板可真上道。

今天就是吃了原告吃被告的一天！

我喜滋滋地打开微信，难以置信地望着眼前收到的红包金额。

200 块！竟然只有 200 块！

妈蛋！

真是抠门到家的资本家！

心里骂着，我丢了一个欢天喜地谢谢老板的表情过去。

2

我叫刘嘉木，是国民老公蒋泊远的秘书。

除了负责他的衣食住行之外，我最主要的职责，就是代他处理他跟他那些女朋友们的各项事宜。

通俗来讲，就是当他看上某个姑娘的时候，我要负责帮他把姑娘送到他的床上。

当他厌倦了某个姑娘的时候，我要负责让姑娘永远不再出现在他眼前。

这个工作做久了，我难免生出了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

我也好想做蒋泊远的女人啊，铁汁们！

除了不付出感情，蒋泊远对他的女人们堪称大方。

不提追求时期各种送车送房送珠宝，就是分手的时候，每个被分手的姑娘，也都能从他这里拿走足足 100 万的分手费。

我算过，就是跟他在一起时间最短的黄小萌小姐，只陪了他短短一个礼拜，就因为莫名其妙的原因惹恼了他，从此迅速被消失在他的世界里。

但是！她也拿到了最后的 100 万！

可见，只要能成为蒋泊远的女人，哪怕只是睡一晚，最后保守都能拿到 100 万。

他就像个金钱的搬运工，不知疲倦地将通过压榨我们这些普通社畜生产出来的财富，源源不断地转移到他的女人们手里。

对我们来说，他是万恶的资本家。

对他的女人来说，他简直是个可爱的慈善家。

两相比较，谁不想做蒋泊远的女人？

是的，我，女秘书刘嘉木，已经想成为他的女人很久了。

跟林盈盈她们想要蒋泊远的人不一样，我单纯就是想要他的钱。

我也不贪心，并不想要很多钱，只要够我在我的灵魂故乡泰山脚下买个别墅就够了。

当然，我并不觉得自己就是个拜金捞女。

我只是把蒋泊远本应该支付给我的加班费、精神损失费（被历任女友泼咖啡，还被人身攻击为大内总管刘莲英）、人身伤害费（全年无休，24 小时待命对我年轻的身体造成不可逆的损伤）换一种方式讨要回来而已。

至于在这个过程中，我必将得到的蒋泊远的肉体，那就姑且算作他支付给我的精神奖金吧。

实不相瞒，我垂涎他的肉体也已经很久了。

那还是我刚当上他的秘书不久，我去他家里取一份文件，恰好与刚出浴的他碰个正着。

当时他全身上下仅仅裹着一条白色的浴巾——

那饱满的胸肌，紧实的小腹，那宽肩细腰大长腿，至今想来仍让我念念不忘。

但我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经过三年苦心钻研，我还是不知道蒋泊远到底喜欢什么类型的女子。

他的历任女友，环肥燕瘦，貌美平庸，开朗内向，善言寡语，机巧笨拙，各种类型应有尽有。

有时候我都怀疑，蒋泊远到底是在谈恋爱，还是在做一项关于人类女性多样化的课题研究。

因为他的这些女朋友真的太太太不一样了，不一样到我无论如何找不到她们身上共同的点。

甚至连男人都爱美女这一条铁律，都在他身上失灵了。

因为在他的众多女朋友中，的确有一两个扔在人堆里都找不出来的平庸女子。

她们凭啥打动了，对我来说至今都是个参不透的迷。

不过这也给了我莫大的鼓励。

毕竟如果蒋泊远跟那些其他庸俗的富人一样，只爱大美女，那像我这样的庸脂俗粉岂不是一辈子都入不了他的眼？

现在，虽说他爱得广泛，爱的难以捉摸了一些，但唯其广泛和难以捉摸，才是我的机会呀。

只要我有足够的耐心，我就不信，我找不着机会上他的床！

他的 100 万，我无论如何也得挣到手里啊！

3

俗话说，机会都是留给有预谋的人。

在给蒋泊远当秘书的第三年四个月零三天，我的枕头，哦不，是我的机会来了！

半夜一点，我接到了高铭坤的电话，他让我去照顾喝醉了的蒋泊远！

蒋泊远从来不喝酒，起码在我做秘书的这三年多以来，一次都没有。

我将信将疑，但还是去了。

毕竟高铭坤是蒋泊远最好的哥们儿，也是这座城里最有名的公子哥，之一。

我赶到的时候，正看到高铭坤被一只手从车里推搡出来。

那只手是蒋泊远的，他手腕上那只定制的手表，我昨天才从表行取回。

我装作没有看到高铭坤的窘境，只是关切地望向车里。

喝醉了的蒋泊远让我非常陌生，他倒在后排座位里，面色通红，眼神迷离，头发也全乱了，像一只毛茸茸的大狗。

妈耶，这也太可爱了吧！

好想把他抱在怀里 rua rua 他的头啊！

「怎么都不肯下车！还不让人动他，谁靠近他都发火！这不，疯起来连我都不认识了！」

高铭坤理理头发，一脸无奈但仍保持着风度，不愧是被名媛界评价为全城最绅士的男人。

「抱歉啊，我知道这不是秘书职责范围内的事，但他现在这个样子，除了你，我真的不知道要找谁。」

高铭坤冲我笑笑，眼里似有桃花，不，星星闪过。

不等我回应高铭坤眼里的星星，醉汉蒋泊远对我发话了：「你来了！」

他声音不大，但在暗夜中听起来居然有一种别样的温柔。

我从高铭坤眼睛里的星海中回到现实：是啊蒋泊远，我来了！

不但我来了，我的一百万也要来了！

我有蒋泊远家的备用钥匙，将蒋泊远弄回他的床上，并没有花我什么力气。

在他认出我之后，就伸手让我把他拉出了车门。

之后，又乖乖地被我扶着进了电梯，乖乖地进了他的豪宅，乖乖地脱去外套摘了手表。

最后，乖乖地躺在了床上。

用温水将他的面孔抹了个干净之后，他居然伸手摸了摸我的脸，一开始眼神直愣愣的，后来干脆开始傻笑。

他这种笑容也是我从未见过的，温暖、柔情，而且——虽然我并不想这么形容，但貌似有一点点，爱意？

我一边感受着他温热的手指在我脸上划过，一边惊异于，爬上蒋泊远的床，比我想象中容易太多了。

容易到，我仿佛看到一百万钞票从四面八方向我涌来。

想到这个，我不禁在心里偷笑，我感觉我脸都笑红了。

可是当蒋泊远真的亲我时，我突然有一种感觉，这件事好像不对头。

因为这，也太容易了一些吧！

如果他真想这样，那他早在之前的三年四个月零二天就应该对我下手了呀。

为啥偏偏在今天，这个喝醉了的日子里才想起来呢？

但还没我想清楚这里头有什么诈，蒋泊远的吻已经密不透风地砸过来，很快，我就迷迷糊糊。

在我已经闭上眼时，突然听到蒋泊远在我耳边温柔地说了一句：「关！关！」

妈蛋，这个时候还不忘指挥我，关，关什么？

大门早就关好了呀，我很确定。

我不满地睁开眼，就看见蒋泊远正柔情蜜意地望着我。

他的眼神湿漉漉的，像是一条纯真的大狗望着它挚爱的主人。

像是他的眼里只有我。

像是我是他的全部世界。

——我的天啊，原来在我不知道的时候，蒋泊远已经爱我爱的如此深沉了吗？

我的心砰砰直跳，对自己竟然让他等我这么久而深感抱歉。

我努力抬起头重新吻上他，同时用双手紧紧勾住他的脖颈。

如果，友友们也有过内什么的经验，你会知道，这个姿势有多么难拿，多么费力。

可是，蒋泊远却执拗地将头撇开，不让我吻上他，嘴里依然指使我：「关！关！」，将我的努力全部打成碎片。

透过蒋泊远的头，我看见卧室的门的的确没有关严实。

但奶奶的，这重要吗？！

这种事儿不能停，一停就没感觉了呀。

不过想到蒋泊远这个人素来龟毛，也可能干那事的时候关门对他的确很重要。

我还是极尽耐心地去哄他：「乖，咱们一会儿再去关门。」

我试图重新吻上他。

这一次他没有再躲避，他心满意足地闭上眼睛，裹挟着他全部温柔与爱意的吻小心翼翼地落在我唇上。

然后，我听见一声似羽毛般温柔的喟叹在我耳边响起：「关关，你终于回来了。」

妈蛋，原来他并不是想让我去关门，他是在用全部的温柔再喊一个，名字叫「关关」的女人。

愤怒和羞耻将我吞噬，我的双手无意识地将他重重翻倒在床上。

他不以为意，仍然以满目柔情盯着我，不，盯着那个叫关关的女人。

罢了，我就知道此事有诈，他娘的，老子的一百万，不特妈要了！

我把蒋泊远扔在床上，连被子都没有给他盖。

他不配！

4

我恼羞成怒地离开蒋家，为自己竟然自作多情地以为资本家蒋泊远会爱上我，而我竟然还因此沾沾自喜而感到无地自容！

我差点背叛了我伟大的无产阶级社畜身份！

我发誓，从今往后，我跟蒋泊远，有且只有一种关系，那就是金钱关系！

原本，我已经招手上了一辆出租车，但金钱两个字突然提醒了我——我实在不应该这样一走了之。

毕竟如果我走了，那我今天辛辛苦苦把他搬运回家的劳动岂不白白付出了！

我必须得回去，然后等到明天早上理直气壮地告诉他：「老娘伺候了你一夜，加班费快点拿来！」

想到这里，我让师傅赶紧停车。

从车上下来，接到了高铭坤的电话。

他问我蒋泊远怎么样了。

我告诉他蒋泊远已经睡了，让他放心。

同时，我委婉地跟他提了一句：「蒋先生刚才一直再叫关关，听起来是个他很想见的人——」

我故意停顿一下，才继续说：「高先生如果认识这个女孩，可否将她的联系方式给我，我想有她陪在身边，蒋先生肯定能睡得更好。」

高铭坤在电话那头哈哈大笑：「刘嘉木，你可真是个妙人。你干脆来给我当秘书吧，我给你发双倍工资。」

你又给不了我 100 万。

我在心里摇头，心想双倍工资还不是得继续当社畜。

我矜持地拒绝了他：「您这样挖蒋先生的墙角可不大好哦。」

高铭坤又是一阵大笑，笑完告诉我：「你这个大内总管的金字招牌今天恐怕要砸了，关关这个人，你还真没法替你的蒋先生弄到手。」

随后，高铭坤好心跟我分享了蒋明远与这位关关女士的故事，听得我目瞪口呆。

关关是关女士的小名，她的大名叫关山月。

关山月这个名字，如雷贯耳。

全城可能没有人不知道她，就像全城无人不知蒋泊远一样。

只是大概所有人都不知道，关山月居然和蒋泊远在一起过。

按照普通吃瓜群众的思路，如果全城只能有一个女人配得上蒋泊远，恐怕只有关山月不会让群众们说出一个不字。

高铭坤还告诉我，关蒋两家是世交，关山月与蒋泊远也是青梅竹马，当时他俩是他们那个圈子里公认的金童玉女。

后来，两人一起去国外留学，并因不明原因分手。

这个不明原因，高铭坤猜测可能是蒋泊远偷腥，证据是从那之后，蒋泊远像变了一个人一样，开始流连花丛，游戏人间。

「你不认识以前的蒋泊远，那简直就是个道德先生，除了关关估计连别的女人的手都没拉过，没劲透了，我们都不爱跟他玩。」

「但男人嘛，就没个不好色的。他去的又是声色犬马的美利坚，就算他不去勾搭别人，也架不住别人勾搭他啊。久而久之，难免有个心猿意马的时候，但关关一个大小姐，肯定受不了这个，估计就因此跟他分手了。」

「这一分手，他没了束缚，又尝到了女人的甜头，这不就释放天性了嘛。」

「叫我说，这个手分得好，你看泊远他现在活得多带劲，大男人生当如是，喝最烈的酒，交最多的女朋友！」

高铭坤越说越带劲，为自己和自己的好朋友们的种马行为感到深深自豪。

我压抑住心中的鄙视，继续问他：「那这位关山月小姐后来——」

高铭坤对关小姐不感兴趣，讲起她来意兴阑珊：「咳，找了个穷酸唧唧的纪录片导演，家里反了天，但她就是非他不嫁，非说是真爱，反正闹腾了有几年，最近才算正式订了婚。」

关山月小姐前脚刚刚订了婚，蒋泊远后脚就喝醉了。

直觉告诉我，这里头，有戏！

而高铭坤还在絮絮叨叨：「说起来刘秘书你还得好好谢谢关关，要不是她把蒋泊远甩了，也就没你这个大内总管的用武之地了。」

话说的没错，我这个大内总管，总体上管的就是蒋泊远后宫的那些事。

而现在，我终于掌握了这个后宫最为核心的机密。

尽管我对关山月长什么样子心知肚明，但我还是搜索了这位关山月小姐的新闻，想看看她近期的模样。

新闻里的她，比我印象中的更出众。

平心而论，她长得不算美艳，但很标致，而且，我越看她越有一种很熟悉的感觉。

为什么会这样呢？

想不起来。一连三个小时我都没有想出原因。

第四个小时零九分钟，我在蒋泊远客厅的地毯上睡得迷迷糊糊之际，关山月的脸再次出现在我脑海里。

老娘特么的参透了！

我终于知道了，我一直没有找到的，蒋泊远那些历任女友的共同点到底是什么了。

她们都跟关山月有那么一点点相似之处。

有的是眼睛像，有的是鼻子像，有的是嘴巴像——

她们整体来看，谁都不像关山月，但假使把她们的五官拆分之后，再重新排列组合，恐怕能组成好多个关山月同款。

至于为什么他不干脆直接找个关山月同款，就像那个谁谁谁的干爹找了个女朋友简直是谁谁谁的翻版一样，而是这么费劲巴拉地排列组合。

我猜要么是他倒霉没遇上，要么是他的骄傲不允许。

因为一旦这么做了，就等于变相承认了他还爱着那位关小姐。

爱着一个不爱他的人，这是骄傲如孔雀的蒋泊远绝不能被人发现的秘密。

以我对蒋泊远的了解，真相恐怕就是第二种。

真是个别扭到极点的男人！

一想到这些年，蒋泊远像是一个丢失了心爱玩具的小孩子，极尽耐心，不知疲倦地到处网罗这个玩具的周边，但最后还是徒劳地发现——

这些后来的玩具，尽管有一些也是极好的，但却都不是他真正想要的那一个。

纵使他富有天下，他的爸爸是国民爸爸， he 自己是国民老公，他也终究无法找回他最珍惜的那个东西了。

我就忍不住开心地笑了起来啊，铁汁们！

原来有钱也不能为所欲为呢。

就在我半夜狂笑的当口，我的脑海中已然酝酿出了一个发财计划。

真是苍天不负有心人，得来全不费工夫，我感到泰山脚下的别墅已经向我招手了！

我几乎是一路高歌地杀回蒋泊远的卧室，迫不及待地想摇醒蒋泊远，跟他分享我心中的双赢计划。

但当我推开主卧的门，就看见蒋泊远整个人蜷缩在他那张极大的床上，长手长脚的他蜷成小小的一团，像极了一只被主人抛弃了的大狗。

那一瞬间，我的快乐像长了翅膀一样飞走了。

今天的蒋泊远是真的很伤心吧。

资本家蒋泊远，花花公子蒋泊远，是真的很用心地在爱着他的白月光。

而贫穷如我，虽然从未品尝过爱情的滋味，但也绝不应该嘲笑他的爱情。

我悄悄地退出主卧，为到底执不执行我那个计划深深地犹豫起来。

毕竟，我真的不想让蒋泊远获得他的爱情啊。

我一个伟大的劳动人民都没有的东西，他一个臭资本家凭啥能有！

5

第二天，当我正睡得香甜无比的时候，似乎有什么东西踩在了我的屁股上。

肯定是我家的猫又饿了，我随手挥舞着驱逐他：「蒋兴旺，滚下去！」

但蒋兴旺没有滚，反而更用力地踹了我一脚。

真是反了天了，我生气地坐起来。

就看见蒋泊远正面色不善地盯着我，而刚才踹在我屁股上的——正是他尊贵的脚。

我忘了！我昨晚睡在他家的客厅里！

都怪他家的地毯太舒服，比我家的床还柔软。

我一骨碌爬起来，赶紧祭出我招牌式谄媚笑容：「蒋先生！」

他则嘴角上挑，露出他招牌式阴晴不定的表情：「蒋兴旺？哈？」

我后背的冷汗流了下来。

世人皆不知，蒋泊远其实有一个散发着泥土芬芳的小名，兴旺。

第一次听到蒋泊远他妈叫他「兴旺」的时候，我眼珠子差点没摔地上。

然后我就捡到了我家蒋兴旺，它是一只非常精神也格外神经的警长猫。

捡到它的那天我正好因为一个 PPT 没做好被蒋泊远骂了一个狗血喷头。

出于报复的心理，我给它起名蒋兴旺。

从此，我可以在家里对它呼来喝去。

「蒋兴旺，来，给我舔脚！」

「蒋兴旺，来，喝了我的洗脚水！」

多么威风！多么气派！多么解压！

可我万万没想到，有一天这个秘密竟会被蒋泊远撞破。

而且还是我亲口泄露的！

我试图敷衍过去：「我刚才说梦话——」

他好整以暇：「梦里让我滚？」

我的舌头打了个结，硬着头皮拐弯：「您有所不知，为了更好地为您服务，我特地养了一只跟您重名的猫，做我的主子，以便我在下班回家之后也不忘为您服务的感觉。」

我还在绞尽脑汁地想着如何继续往下编，蒋泊远突然弯腰凑近我，他比我整整高一个头，这还是我头一次在清醒的状态下（昨夜激吻的时候不算）如此近距离地与他脸对脸。

他的睫毛好长，眼神深邃似海，我突然就说不出话来了。

就在我思考女人强吻男人算不算猥亵的时候，终于听见他说：「刘嘉木，你说谎的样子太丑了。」

「你要想继续呆在我身边，最好给我保持真诚。」

「只要你工作做的足够好，我不在乎你讨厌我——因为说实话，我也不怎么喜欢你。」

「把这里收拾干净，你就可以走了。」

他说完，便起身绕过我，往他那间巨大的浴室走去。

我，我，我简直要被气死了。

什么叫他也不怎么喜欢我？！

他怎么可以不喜欢我？！

我可是江湖传闻中，他最信任，最依赖，最离不开的狗腿大总管，刘嘉木啊！

这要让外人知道，我还怎么在江湖上混！

但老板不喜欢我，我能怎么办？

我只能按照老板的吩咐，将我昨天睡过的地毯，认认真真，仔仔细细，来来回回用吸尘器吸了七八遍。

连带着，把他的卧室也给收拾了。

等他从他那间巨大的浴室里沐浴出来，他的房间已然化身我们人民子弟兵的宿舍。

窗明几净，纤尘不染，床单一丝褶皱都无，被子叠得如豆腐块一样板正。

老板不喜欢我，没关系！

老板离不开我，那就够了！

蒋泊远面无表情地扫视了一圈，眉间的舒朗透露出他对我的劳动成果很满意，他问我：「你怎么还不走？」

我小心翼翼地提醒他：「蒋先生，昨天我照顾了您一夜，今天精神不好，您看我是不是可以休息一天？」

「可以，」他点头：「按病假扣工资。」

我，我，我日你个先人板板！

6

这一天，蒋泊远似乎看我格外不顺眼，将我指挥地团团乱转。

先是说我准备的会议材料内容不够详实，数据支撑不足，等我按他的要求补充了详尽的数据进去，他又说我内容太过臃肿，不够精简。

我简直怀疑蒋泊远的小学语文是数学老师教的，要不然怎么连详实和精简是一对反义词都不知道。

你倒是既详实又精简一个给我看看！

总之，等我好不容易按照他的要求改了八百遍稿子之后，他终于点点头并且指着我交的第一遍稿子说：「就它吧，虽然还是不够完美，但勉强可以用之。」

我心里有一万句 MMP 不知当讲不当讲。

当我拖着疲惫的精神和肉体回到家的时候，已经将近凌晨 12 点了。

蒋兴旺嗷嗷叫着上蹿下跳，左右开弓，疯狂输出对我一天一夜没回家的不满。

望着它，我感到更加绝望了。

到底谁 TM 才是主子啊。

我不应该养猫，而应该养只狗。

在我给蒋兴旺添了猫粮，铲了猫屎，梳了猫毛之后，蒋兴旺终于平静下来，心满意足地在我面前梳理起了他的毛。

我把我的脚伸过去：「蒋兴旺，舔舔我的脚，让我开心一下。」

蒋兴旺不理我，顾自开始舔起自己的臭脚丫子。

我不甘心，将脚伸到它嘴边：「蒋兴旺，给我舔。」

它终于给面子的闻了闻，然后在我的满怀期待中，干呕了一下。

连蒋兴旺都不喜欢我了，我好难过。

我好怀念我刚把它捡回来那会儿啊。

那时候它抱着我的脚舔地像舐犊的母羊羔。

那么温柔和深情。

但现在，因为被蒋泊远压榨的太狠，我已经很久没有像从前那样，好好对待它。

于是它也不好好地对待我了。

我将蒋兴旺抱在怀里，意识到，不能再等下去了。

靠当社畜，我永远也不能带蒋兴旺过上在大别墅里躺平的退休生活！

我必须主动出击，成为蒋泊远的女人。

抱着不成功便成仁的信念，我连夜赶制出一份项目计划书——

如果他让我成为他名义上的女朋友，我将如何帮助他成功追回他心头白月光关关小姐的计划。

首先，我明确指出，他蒋泊远如今这种集邮行为，不但会让他和关山月越来越远，还会让关山月对他的人品产生质疑，从根本上认定他是一个垃圾渣男。

其次，我通过对关山月的全面分析，得出「其作为出身资产阶级的骄傲大小姐，身上应该具有的最显著的人性弱点——好胜」这一结论。

最后，我总结出「通过将平凡的我设定为蒋泊远的『真爱』，引发关山月的好奇，再通过让蒋泊远对我这个『真爱』比对她这个原先的真爱更好，引发她的好胜，进而让她重新回到蒋泊远身边」的终极战略。

届时，我这个「真爱」功成身退，为两人的真爱移位。

为此，蒋泊远仅需向我支付 1000 万作为报酬。

而这，不过是他睡 10 个冒牌女友的钱。

但同样的钱，他付给我，我就能帮他赢回真爱关山月的心。

性价比简直不要太高！

当然，从我私心来讲，我并不愿意看蒋泊远幸福。

毕竟他不配。

但看在钱的面子上，我也不是不可以克服我阴暗的嫉妒心。

我合上电脑，抱着蒋兴旺进入了甜蜜的梦乡。

蒋泊远获得爱情，而我获得了金钱，我们各取所需，双赢。

第二天，我抱着破釜沉舟的信念，将计划书提交给了蒋泊远。

我不是没考虑过失败的后果。

但不成功，便成仁。

我给自己打气。

失败了也不过是换个地方当社畜，可一旦成功，那可就此改变了我和蒋兴旺的命运。

我们无产阶级失去的是枷锁，得到的必将是整个世界。

7

整整一个上午，蒋泊远都没有表现出任何异常。

这让我多少有点忐忑，我怀疑他到底看没看我的计划书。

直到下午，他让我陪他去打高尔夫。

等到了球场上，他突然放着正经球童不用，指定我当他的球童。

我为了做蒋泊远的女人，系统研究过高尔夫知识，当个球童自然不在话下。

但凭什么啊？

哦，对，凭他是我的老板。

当我顶着当空烈日，从球童手中接过沉重的球包，便看见蒋泊远牵起嘴角，露出他只有在诡计得逞时方才会露出的满意笑容。

这厮绝壁已经看过了计划书——他这是在惩罚我。

于是接下来的几个小时，我像个哈巴狗一样，被他在球场上遛来遛去，捡球，丢球，捡球，丢球，捡球.....

跟他一块打球的高铭坤夸我：「刘秘书，你也太能干了，我都怀疑这世上有你不会的东西嘛。」

蒋泊远似笑非笑地瞥了我一眼：「她会的东西就是有点太多了。」

这话无论怎么听，我都觉得他是话里有话。

是他对我的计划书不满意？

还是嫌弃我将手伸得太长了？

我忐忑不安之际，蒋泊远与高铭坤已经坐上了回程的电瓶车。

我也赶紧想坐上去歇歇我的脚，但蒋泊远拦住了我：「刘秘书，你就不用坐车了。」

哈？

我不解地望着他。

「我觉得你的精力太旺盛了些，与其用在一些不该你操心的事情上，不如走走路，发散发散。」

蒋泊远微笑着说完，便示意球童开车。

然后我便只能看着他们的车扬长而去。

我，我，我日你个先人板板！

整整跋涉了一个小时之后，我才终于精疲力竭，步履蹒跚地走出了球场。

蒋泊远的车必然早就已经不在在了。

他将我一个人丢在了这个荒郊野岭的球场。

此时，我脑海中想通过蒋泊远发财的渴望已经完全转换成对他本人的诅咒。

活该他得不到真爱！

去他的 1000 万！

这种阴晴不定，小肚鸡肠，睚眦必报，小气抠门的男人，老娘不伺候了！

爱谁谁吧。

我满肚子怨气地打开叫车软件，悲哀地发现这附近根本没有出租车。

因为能打得起高尔夫的人，根本不可能打车。

我瘫在路边，欲哭无泪。

天已经逐渐暗下去。

我想起许久许久以前，我也曾被人这样抛在脑后。

从那个时候起，我就发誓我刘嘉木要做一个有办法的女人。

既然我不是公主，那我也不稀罕王子拯救。

又不是没有公交车！

走了好久好久之后，终于看见了最近的公交车站牌。

而蒋泊远的车，竟然停在路边——

这是在等我？

我愣愣地望着后车身窗户缓缓摇下，露出蒋泊远那张面无表情的脸。

「上车吧。」他说。

打一杆子再给个甜枣，这是训狗才用的手法。

此时此刻，我的精神十分想高贵地拒绝他，但我的身体却很卑微地上了车。

我太太太特么累了！

等我再睁眼的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了下来。

车停在一处庭院里，司机不知何时已经不见了，蒋泊远正坐在驾驶座上半开着车窗抽烟，汽车音箱里正唱着陈奕迅的《富士山下》。

「曾沿着雪路浪流，为何为好事泪流，谁能凭爱意要富士山私有.....」

我瞧不见他的表情，只看见他指尖猩红一点，在夜空里明明灭灭。

这是一个我不熟悉的蒋泊远，孤独的蒋泊远。

他身上似乎有浓重的化不开的悲伤，与这暗夜融为一体，让我忍不住想出声打破：

「那个，这是哪啊？」

他摁灭了烟头：「1000 万太多了。」

哈？

我有点没有反应过来。

蒋泊远转过头：「我不可能给你 1000 万，万一不成，我损失重大。但在你做我女朋友期间，我可以每月向你支付 30 万薪酬，你考虑一下。」

「需要陪睡吗？」我听见自己问。

8

我跟蒋泊远签了劳动合同，正式由他的女秘书转岗为代理女朋友。

我辞了职，集团公司上下震动。

大狗腿刘嘉木竟然提出了辞职？！

到底是为什么啊.....

很快他们便听到传言，总裁办公室的保洁阿姨听到我跟蒋泊远大吵了一架。

我对蒋泊远说：「是，我爱你，所以我再也无法承受帮你处理你跟你那些女人的烂摊子。」

「你以为我比你贫穷，低微，不美，我就没有心吗？你错了，蒋泊远！」

「我爱你，并不可耻，至少在灵魂层面我们是平等的。再见！！」

然后我便摔门而去，与保洁阿姨撞个正着，距离近到她足以看到我强忍的眼泪。

于是整个集团的人都知道，我暗恋蒋泊远不成，愤而辞职的消息。

但他们不知道的是，保洁阿姨听到的不过是我事先写好的剧本。

原本还有蒋泊远的一句台词，他应该在我激情表演之后，羞愧地望着我说：「我不知道原来你竟然爱我——」

然后我再说一句：「现在你知道了，那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了。」

然后我再倔强离开，打造我既卑微又骄傲的复杂灰姑娘角色。

但是蒋泊远说：「单纯卑微比较符合你的人物形象。」

于是他的台词就被他自己砍掉了。

在我表演的整个过程中，他像个观众一样事不关己，环臂皱眉，对我的演技横挑鼻子竖挑眼。

事后我非常不满，我说他：「要让世人都相信我是你的真爱，光靠我一个人表演是不够的，你必须得参与，至少你得学会深情凝望我吧。」

但是他扬了扬手里的合同：「我付你每月 30 万，是买你为我服务，不是让你教我做事的。」

好吧，谁付钱谁说了算。

忽略蒋泊远不配合的部分，我第一阶段的造势任务完成地堪称完美。

我在所有人心中都坐实了情深不悔地深爱着蒋泊远的可悲又可怜的灰姑娘形象。

虽然大家对我褒贬不一。

有人鄙视我：「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的德性，还敢觊觎大老板。」

有人马后炮：「早就看出刘嘉木所图非小了，你看她对大老板又跪又舔，对老板的女朋友们则恨不能啖肉饮血，真是一级雌竞选手。」

反正不管怎么说，大家最后都得出一致结论：「刘嘉木多行不义必自毙，终于得到了应有的报应。」

老实说，虽然知道作为蒋泊远的狗腿子，我人缘一定不好，但竟然差到这个地步，多少还是出乎我的意料。

但是，WHO CARES?

我在心里露出邪魅狂狷的笑，想看我的报应？

那我就闪瞎你们所有人的狗眼！

9

没几天，一篇「蒋泊远深夜泊车旧小区，疑交新欢」的娱乐新闻上了微博热搜。

只因新欢是我这个旧秘书。

没错，这个新闻完全是我一手打造的。

蒋泊远在我的安排下，勉为其难地莅临我住的破旧小区。

并按照经典小言的套路，在我家楼下倚在他那辆锃光瓦亮的劳斯莱斯车身上抽了一个小时烟。

一副为谁风露立中宵的模样。

虽然是演的，但亲眼见着蒋泊远从天亮等到天黑只为见我一面

——

还是让远远地躲在阳台上欣赏他罚站的我哈哈大笑。

蒋泊远，你也有今天！

原本我还想让他多站一会儿，但刚够一个小时，我便收到了他的微信。

「滚下来！」

他这人越生气说话就越简洁，显然这一小时已经让他很不耐烦。

我急忙滚下楼，滚到他身边，还不待我把准备的台词念出口。

蒋泊远已经不耐烦地将我整个人都搂在了怀里。

这是一个剧本里没有的动作。

我整个人都懵了。

他的怀抱与他的人不一样，极其温暖。

我似乎能听到他心跳的声音。

然后他做出指令：「上楼。」

上楼？

这也是剧本里没有的，原本应该是他带我上车，然后我们一起回他家，他睡床，我睡地毯。

但现在他竟然要跟我回家？

我还在懵逼状态中，蒋泊远已经松开我，拉着我上楼了。

等我清醒过来，我和他已经站在了我家的客厅里。

蒋兴旺见到蒋泊远，一点都不认生，它不光闻了他的脚，还伸出舌头，舔了一下——

看的我目瞪口呆。

蒋泊远嗤笑：「真是猫如其主。」

我急忙将蒋兴旺赶走，蒋泊远已经越过我，径直走向了卧室。

「小是有点，不过勉为其难，今晚就随便住住吧。」

然后他就毫不见外地坐在我的床上。

我.....

我提醒他：「合同里没有陪睡这一项——」

他瞥了我一眼：「你睡沙发。」

我据理力争：「我觉得咱们还是回您家睡比较好，我这里条件有限，空间逼仄，实在太委屈您了。」

他好整以暇：「委屈我，不正好显得我爱你。你的通稿里还可以再加一条蒋泊远为爱屈尊陋室。」

我不得不佩服他是个天才，于是我连夜改稿，加入这个角度之后，果然显得蒋泊远更加爱我了。

一夜之间，我刘嘉木的大名突然就响彻了大江南北。

除此之外，我还跑到某著名八卦小组匿名发帖，爆料我这些年隐忍在蒋泊远身边的真相。

说我上大学的时候就崇拜蒋泊远，大学毕业之后更是历经千辛万苦一路过关斩将终于杀到蒋泊远身边成为他的贴身秘书。

我这一路艰辛、隐忍，眼见他万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终于绝望离开。

谁料最后却峰回路转，因我的离开，反而让蒋泊远认清我是他的真爱，于是霸气追妻，终于让我这个灰姑娘守得云开见月

明。

我深知说谎的精髓在于真假掺半的道理，如果有心人要查证，便能发现这个爆料中除了我跟蒋泊远的情感部分其余都是真的。

而情感部分中，我又极聪明的内置了人民群众最最喜闻乐见的「王宝钏苦守寒窑十八载，终于等到西凉王」的故事内核，如此就更容易让大家对我们的爱情深信不疑。

一时之间，我几乎成了林凤娇第二，是全天下男人心中的贤妻代表。

当然，我这种卑微舔狗的形象难免戳了女权主义的肺管子，以致她们疯狂辱骂我是封建余孽，娇妻代表。

真是天地良心，如果她们知道这只是我的一份工作，不知道会不会原谅我。

不管怎么说，对我的争议越多，越能证明我这个故事编的极好极真实。

我把监测到的数据甩到蒋泊远跟前，十分自得：「怎么样，您这个 30 万花的值吧！」

蒋泊远无语：「我头一次看见有人被骂还能这么骄傲的。」

我心说这算什么，如果你每月给我 300 万，我被骂成婊子再世都没关系。

10

蒋泊远告诉我，关山月马上就要回国了。

以往她每次回国，蒋泊远都去接她。

没想到蒋泊远看着高冷，实际上竟然也是个舔狗。

他行程多忙啊，竟然每次都还得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去接一个已经有了新男友的前女友。

殊不知有一句话叫，舔狗舔狗，舔到最后，一无所有。

我果断告诉蒋泊远：「这次不要去接她了。这次陪我一起去度假。」

于是，当关山月和她的现男友飞抵我们这个城市的时候，我跟蒋泊远早已经身在马尔代夫了。

公款旅游真是太特么爽了。

托蒋泊远的福，我终于可以入住奢华的芙花芬富士岛度假村，得以享受到了洁白纯净的私人专属沙滩。

椰风树影，碧海银沙，有如仙境。

白天，我跟着蒋泊远潜水、钓鱼，玩帆船；

晚上，我跟着蒋泊远在梦幻的星光泳池畔吃大餐，看星星点点的水底灯光与夜空相映成趣。

这一切都让我不得不感叹：有钱真是太特么爽了！

我发誓我这辈子都没这么快活过。

当然，我也没忘此行的终极目的——

我随身带了一个狗仔，保证我跟蒋泊远的每个快乐同框瞬间都能被精准捕捉。

等回国往网上一发，准保叫那些狗眼看人低的旧同事羡慕嫉妒到发狂！

当然，主要是叫真爱白月光关山月羡慕嫉妒到发狂。

总体来演，此次行程十分圆满，如果忽略一点意外的话。

意外就是，我跟蒋泊远接吻了。

其实也不怪我，只怪环境太美。

你想想，当你和一个男人赤足并肩坐在玻璃地板上喝酒——你们脚下是湛蓝的海底，有无数小鱼游来游去，你们头顶是广阔无垠的星空，有银河流淌其中。

尤其是，你身边这个男人还是个大美人。

试问哪个女人能在这样浪漫主义的氛围里，忍住不去亲旁边这个美人？

反正我是没忍住。

原本我只是想亲一下解解馋，并且连借口都想好了，毕竟我带了狗仔要表演爱情嘛。

「哪有不接吻的爱人？」我准备这样说。

谁知道我刚亲上去，还没来得及离开，蒋泊远已经攀住我的脖子，加深了这个吻。

不愧是有着多年实践经验的实战型选手，在他高超的吻技之下，很快我就迷迷糊糊，不知今夕何夕了。

最后的最后，我拼尽我最后的理智提醒他：「狗，狗仔。」

他像看白痴一样看着我。

我知道我草率了。

.....

而蒋泊远则又皱起他好看的眉头：「你是第一次？」

11

这，影响了我跟他的体验。

对我来说，这事跟我想的不太一样，有点太不适。

对他来说，他不得不小心翼翼，对我极尽温柔。

.....

后来，蒋泊远用他的吻堵上我的嘴，再然后我便睡着了。

等我再次醒来的时候，天光已经大亮。

蒋泊远正安静地睡在——我的怀里。

睡梦中我恐怕把他当成了蒋兴旺，于是将他整个人都裹在了怀里。

于是我一睁眼，便看见蒋泊远的头正靠在我的——胸上。

因为整个场景实在太过于色情，以至于我几乎是本能的「啊」了一声，然后将蒋泊远一脚蹬开。

蒋泊远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看见我正非常搞笑的扯着被子试图遮掩我赤裸的胸部。

他嫌弃地看着我：「刘嘉木，你现在装纯情，是不是晚了一点？」

也是哈，我也意识到我的行为有点搞笑，于是我又故作淡定地松开了抓着被子的手。

我显然低估了奢华酒店里被子的丝滑程度，在我松开手后，我便眼睁睁看着那床被子便顺着我的身体顺滑地滑到了床底下。

我再一次跟蒋泊远「坦诚」相见了。

我们俩大眼瞪小眼地互相瞅了片刻。

为了显示我是见过大场面的人，我先发了话：「要不，再来一次？」

蒋泊远终于懒得理我，他优雅地起身，在我的注目礼下非常淡定地穿好了衣服。

「钱我一会转到你的手机上。」

他说完这句话，就优雅地往外走去。

钱？什么钱？

等我反应过来他指的是那啥的钱之后，我气地当场从床上跳了起来。

但蒋泊远已经不见了人影。

太侮辱人了！

是可忍熟不可忍！

我气愤地打开手机，准备率先给蒋泊运转钱，以抢先购买他的服务。

就在我思考，给他转多少合适的时候，微信里提示我已经收到一笔转账。

我随手打开，目瞪口呆地望着 1 后头那一串零。

我气愤的心立刻平静了下来。

被金钱侮辱的滋味可真好。

我希望蒋泊远能够多侮辱我几次。

十回之后，我就能退休了。

于是接下来一连几天，我都试图持续勾引蒋泊远。

为此，我不惜下载了一系列经典作品进行学习。

但不管我如何搔首弄姿，蒋泊远都视若无物。

终于在我们回程的前一天，在我再一次洗完澡之后，穿着蒋泊远的白衬衣，湿着头发，赤着双腿，在蒋泊远跟前来来回回走了六七趟之后。

蒋泊远发话了：「你不用白费心机，我不会再睡你了。」

哈？

「睡一次太贵，我怕我破产。」他说。

12

「其实，实在不行，我也可以打折的.....」

为了避免太掉价，最终我还是没把这句我心里的话说出口。

不管怎样，我跟蒋泊远这次旅程总算不虚此行。

等我们飞回去的时候，在人民群众心中，我这个蒋泊远的真爱形象已经毋庸置疑。

我趁热打铁，要求蒋泊远带我回家见父母。

蒋泊远一副我疯球了的表情，说：「你这是自取其辱，我父母不可能接受你。」

我莫名奇妙地看着他：「我也没指望你父母接受我呀，我又不想真的嫁给你。我只是想趁机向关山月亮明你的态度——你对我是认真的，跟以往那些妖艳贱货都不一样，这就够了！」

蒋泊远大概因为被我反驳而失了面子，看上去也不太高兴：「随便，你不怕被慢待，我自然无所谓。」

笑话，真是小看了我们无产阶级的承受能力，顶天不过是被言语攻击两句，总不至于大嘴巴子抽我吧。

我心里做足了会被骂个狗血淋头的准备，但事实上蒋妈妈对我堪称友好。

她只在刚见面时对我点了个头，之后便整个当我不存在，全程只跟蒋泊远对话。

我在心里感慨，蒋妈妈不愧是贵妇，就是有素质。

是我见识少了，压根没想到贵妇压根不用骂人。

贵妇擅长的是通过无视而杀人于无形。

但可惜她面对的不是准儿媳妇，而是我这个社畜本畜。

我们社畜最怕的是什么？是老板的重视！

我们社畜最开心的是什么？是老板的无视！

正所谓不无视，怎摸鱼。

我心无旁骛地品尝着管家端上来的龙井——

这可是蒋妈妈喝的龙井，据说产自狮峰山下胡公庙前，正宗中的正宗。

我这辈子大概不会喝到第二回了。

许是我的淡定打动了蒋妈妈，没想到临走的时候，她突然提出让我陪她一起参加她的闺蜜聚会。

「都是世交，你既然是泊远的女朋友，也该认认人。」

蒋妈妈说得轻描淡写，听得我却石破天惊。

她话里的意思是？难道已经接受了我是她未来的儿媳妇？

我凭啥啊？

我十分不解，倒是蒋泊远表现得十分淡定。

他说：「妈让你去你就去吧。」

「你也去。」蒋妈妈斩钉截铁：「关关也会陪你关伯母一块去，她这次回来，你们不是还没见过面？」

于是，我跟「情敌」关山月的首次对决，就这样提前到来了。

原本我打算借此机会宰蒋泊远一笔，刷他的卡给自己好好置办一些行头。

谁知道蒋妈妈办事比我快多了，第二天就给我送来了一整个造型团队。

是当今最红的女明星王小花的造型团队。

望着这一整队人马，我不禁开始担心——团队来造我的型了，当红的王小花可咋办呢？

来不及多想，我就被从上到下，从里到外的一通包装。在我觉得我已经不是我之后，终于有幸置身于这座城市最顶级的贵族交际圈里了。

此时此刻，我正跟在蒋泊远身后，被蒋妈妈介绍给一群我记不清名字但是她们老公的名字却让我如雷贯耳的其他贵妇们。

所有的贵妇们都对我特别热情，可劲夸蒋泊远有眼光，说我一看就是一个有福气的。

要不怎么说贵妇们会说话，她们看似夸我，最终夸的还不是蒋家。

毕竟我这样一个微末之人，能站在蒋妈妈身后，那可不已然是天大的福气了嘛！

蒋妈妈一直淡淡的，直到关山月跟她妈妈走进来。

关山月向蒋妈妈问好，然后便微笑着望向我：「这就是泊远哥的新女友吗？」

虽然我脑补过无数次跟关山月对决的场景，但等到我真正直面真人关山月，我还是十分之懵逼。

她太有气质了。

前面说了，她容貌并不美艳，只是好在气质出众。

但眼下我才发现，人家不是出众，人家是出尘。

超凡脱尘，见之望俗。

真人关山月只能让我想起这八个字。

反观我，即使经过专业造型团队的捯饬之后，站在她身边，也只能是「蒹葭倚玉树」。

我是蒹葭，伊是玉树。

此时此刻，如果我真的是蒋泊远的女朋友，看见她这样一位仙女一样的前女友，怕不是立刻得自卑到尘埃里去。

但好在，我只是蒋泊远的代理女朋友，我便一点都不自卑了！

一想到我的职责——让关山月吃醋，我立刻充满了斗志。

我落落大方地望着关山月：「我不是新女友，我是现女友。」

然后我转向蒋泊远，俏皮地向他眨了眨眼：「以及未来唯一的女朋友。」

关山月一愣，似乎没想到我会当众秀恩爱给她看。

她说新女友三个字的时候，已经暴露了她的在意。

那我当然要让她更在意一些。

看着曾经的舔狗，如今成为别人的唯一，她心里一定超难受吧。

唉，我真为她的这种雌竞心理感到悲哀。

其实她已经有了未婚夫，理论上前男友交什么女朋友都跟她毫无关系了，但是她却偏偏见不得别的女人成为前男友的幸福。

因为这世上就是有一种像关山月似的女人，她们无法接受自己不做世界的中心。

成为每一个交往过、暧昧过的男人心中唯一的白月光，是她们标榜自己存在的尺度。

为此，可能会牺牲掉那些不是白月光的女孩们的幸福。

但她们毫不在乎。

因为在她们看来，那些黯淡的，注定无法成为主角的女孩，理所应当就应该成为她们这些天生就是主角的人的陪衬。

虽然世界的真相本就如此残酷，但仔细想想，实在让人气不过啊！

作为黯淡女孩的一员，我忍不住就想气一气她，看看她吃瘪的样子。

而想看她吃瘪的显然不止我一个，因为在我说完那番话之后，蒋妈妈突然亲切地攥住了我的手。

她用一种堪称怜爱的眼神看着我：「好孩子，泊远以前荒唐，想必让你吃了不少苦头，你放心，今后万事有我，假若他再惹你伤心，你尽管告诉我，看我不打断他的腿。」

哈？

紧接着，她又转向关妈妈和关山月：「唉，你们不知道，打嘉木刚当上泊远秘书那会儿，我就看上这孩子了，当时就想要是能娶回家当儿媳妇就好了。没想到泊远争气，还真给我拐回来了，我可不得看紧一些嘛。」

我眼睁睁看着关山月变了颜色，突然就明白了蒋妈妈对我突如其来的热情所为何来。

原来她也要为她的舔狗儿子出一口气啊。

有了老太君的支持，我便再无顾忌，接下来的整场宴席我几乎将恃宠而骄四个字演绎的淋漓尽致。

比如，落座的时候，原本蒋泊远都要坐下了，我咳嗽一声，他就赶紧先替我将我的椅子拉开。

比如，吃饭的时候，我看他那份鲍鱼只吃了一口，随手就拿过来自己吃掉。

那可是日本清森空运来的极品网鲍，将近 2 万块钱一只，味道鲜美无比，只吃一口就扔掉，实在暴殄天物。

我的卖力表演虽不知在关山月心中激起了什么波澜，但却得到了蒋妈妈的首肯。

因为第二天，她把我叫到蒋家送给我一串珍珠项链。

虽然不是啥名贵项链，但我还是美滋滋地显摆给蒋泊远看：

「蒋夫人真是太客气了，我不过是帮她老人家一个小小的忙，她还送我这个。」

蒋泊远有点奇怪地看着我：「你觉得这是她给你的报酬？」

我反问：「不是吗？」

蒋泊远突然就沉了脸色：「你说是就是吧。」

他仿佛生气一样走开了，将我独自留在他家那个诺大的客厅里，还狠狠地摔上了门。

好端端地突然就生气，神经病啊！

我懒得理会他，继续在灯下欣赏我那串低调奢华有内涵的珍珠项链，顺便琢磨着下一步该如何出击，才能从蒋妈妈手里再拿一份报酬。

一份工作，两份报酬，爽歪歪有没有？！

13

陪蒋妈妈出席闺蜜聚会的事成为蒋家接纳我的一个重要标志，这让我再次变得炙手可热，俨然成为新时代狐狸精代表，好嫁风宗师。

甚至已经有公众号开始研究怎样像我一样吸引真正的优质豪门男。

然后蒋泊远便接到了关山月邀请她参加画展开幕式的电话。

以往她的画展，她只会给蒋泊远送请帖。

我知道，关山月是真的上了钩。

我更要好好迎战。

我一反陪蒋母时盛装出席的模样，只简单化了一个淡妆，穿了平常的衣服。

蒋泊远开车来接我的时候，看见我这模样便是一愣：「你确定你要这样去见关关？」

我得意非常：「我想清楚了，论模样气质，我拍马都赶不上关小姐，盛装反而落了下乘，不如所幸这样清清爽爽。反正我要扮演的角色是真爱，真爱是什么，真爱是世人都爱美丽的容颜，但唯独你爱我平凡外表下的高贵灵魂。」

蒋泊远笑了。

他这个人一贯严肃，总是板正着一张脸，此时笑起来犹如春风化雨，让我忍不住便要心旌摇曳——

但是我马上在内心里提醒自己：「醒醒，他是老板。」

社畜守则之一，决不能跟老板谈恋爱。

因为影响他给你发工资。

这样一想，我马上便冰冻了我即将萌生的感情，公事公办地告诫蒋泊远待会在关山月跟前要有眼力价，要照顾好我。

「咱们只要让关小姐再吃一波醋，差不多就可以收网了。成败在此一举，加油哦。」

蒋泊远完全无视我的振奋，将头扭向窗外，不再理会我。

我也懒得搭理他，开始闭眼小寐，养精蓄锐，准备一会儿大干一场。

没想到这一小寐就睡了一路，等我醒来的时候，我正歪在蒋泊远的肩上，而他也正闭着眼，似乎也睡着了。

我知道他素来有洁癖，急忙起身并且小心翼翼地准备替他抚平我刚才趴过的地方，以免等他醒来遭他嫌弃。

没想到我刚趴过身去，蒋泊远便睁开了眼。

我的姿势看上去有点像要偷吻他似的。

我像个弹簧一样立马弹跳开：「我可不是想亲你啊！」

他眼中似乎有笑意：「你知不知道有个成语叫欲盖弥彰？」

哈？

不待我继续解释，蒋泊远已经下了车。

我也只能赶紧打开车门追上去。

蒋泊远长手长脚地走在前头，我紧赶慢赶才赶上他，并将我的外套脱下来塞到他手里：「替女朋友拿外套是必修课。」

这次蒋泊远竟然难得好脾气地没有说不，等走到展厅里头，我才发现他的顺从只是个阴谋。

因为展厅里极冷，我穿着的又是一个无袖的裙子，接连打了几个喷嚏。

我频频向蒋泊远示意，让他将我的外套给我披上。

但他理都不理。

直到我们终于见到了关山月和她的未婚夫。

我又打了一个喷嚏，蒋泊远方才立刻体贴地将外套披在我的身上：「展厅里冷，小心着凉。」

我眼见着关小姐脸上的完美笑容变得不再那么完美，只能在心里感慨：「蒋泊远可真是个黑心老板！我要是感冒了，一定得跟他申请工伤。」

很快我便发现，我以前真是小瞧蒋泊远了。

他演起戏来，可比我炉火纯青多了。

整个开幕式期间，他当着关山月和她未婚夫的面，对我可谓极尽温柔，关怀备至。

拧瓶盖这种细枝末节就不要说了，他甚至还在我的鞋带松了的时候，俯身替我系上了鞋带。

他弯下身去的时候，事实上我整个后背都僵直了。

太吓人了。

要知道这可是蒋泊远啊，在我的印象中，他一直都是个极度目中无人的家伙。

我刚当他秘书的时候，我的前任留给我的工作贴士足足有好几百条。

类似那种蒋先生喜欢的室温是 25，空气湿度是百分之 56，水永远要喝冰的.....

看得我匪夷所思，心想他又不是个巨婴。

但我的前任非常认真地告诉我，作为蒋泊远的秘书，我的职责就是要事无巨细地保证让他极尽舒服。

「蒋先生付钱给你，就是让你干这个的。」

不止我，他身边所有工作人员，都是为了让让他舒服才存在的。

他就是一个有钱到足以让所有人都围着他转，都以他为中心的巨婴公子哥。

可以说除了关山月，他的人生要什么都手到擒来。

但现在这个要什么都手到擒来的男子，却为了关山月，正弯腰给我系鞋带。

我心里头一次对关山月升起了嫉妒之心。

而关山月啥也不知道，竟然还神色复杂地望着我。

恐怕她此刻内心也一定嫉妒我嫉妒到发狂了。

唉，真是一笔糊涂账。

我只能及时提醒自己：雌竞心理要不得，挣钱才是首要的。

加油吧，刘嘉木！

14

此行的意外收获，是我发现，关山月的未婚夫苏泽竟是个极有意思的人。

我能发现这一点，是因为中午吃自助的时候，我俩在同一份阿拉斯加帝王蟹的餐盘前相遇了。

这样的场合，社交的功能大于吃饭，像这种影响社交的硬菜一般都无人问津。

我们看着对方，都是一愣。

我之所以放心来吃饭，是因为我眼瞅着关山月有跟蒋泊远叙旧的意思——

经过刚才的恩爱大秀，我觉得此时给两人一点独处的机缘，让蒋泊远也稍微流露一下对关山月的关心，更有助于稳住她。

不然如果让关山月以为自己一点机会都没有，彻底绝了念头，那我们的恩爱就秀的适得其反了。

所以我一看关山月向蒋泊远走近，就借口溜了。

我还跟蒋泊远说，让他加油。

但我看着眼前这位哥们，他压根不知道他的头上马上就要飘绿，还在这大快朵颐。

他还有心思跟我开玩笑，看着满大厅衣香鬓影，说是共同的无产阶级属性让我们相遇。

然后我就发现，这哥们可真是太有意思了。

他是个东北人，幽默就像是刻在骨子里的本能，随便说点啥，都能将人逗得哈哈大笑。

跟蒋泊远的刻板和无趣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我立刻理解了为啥关大小姐会跨越阶层找他这样一个穷小子。

跟他在一起，可比跟蒋泊远在一块有趣多了。

可惜我才嘎嘎乐了不超过 15 分钟，就听见有个声音插进来：「你们聊什么呢，聊的这么开心。」

我扭头，就看见蒋泊远和关山月不知何时已经来到了我俩身边。

说话的正是关山月。

我疑惑地看向蒋泊远，心说，你们咋才聊这么小会儿。

蒋泊远却正阴晴不定地看着我，活像是一个好不容易才找回走失了的宠物狗的狗主人。

莫名其妙。

我只好礼貌地回答关山月：「随便聊聊，苏先生可太有意思了。」

明明是很平常的一句话，蒋泊远和关山月却都变了脸色。

关山月似乎是有点尴尬。

而蒋泊远简直像是被踩了尾巴的猫一样，他猛地牵住我的手：「我们该告辞了。」

然后不等主人关山月作何反应，我就被他几乎是一路拖出了餐厅。

他攥地我的手生疼，直到出了餐厅我才终于摆脱了他的禁锢。

蒋泊远看上去十分生气：「我付你薪水，不是让你跟别人调情的。」

然后便丢下我独自走了。

哈？

我觉得蒋泊远肯定是嫉妒苏泽嫉妒疯了。

所以才那么口不择言。

看在他可怜的份上，我不准备跟他一般计较。

我追上他，挽住他的胳膊，试图给他一个台阶下。

毕竟我们还要扮恩爱的嘛。

但他直接将我甩开：「你先反省一下你的言行，再来找我。」

这次我没再追上去。

社畜法则之二，老板说啥就是啥，千万不要跟老板争执。

他让我反省，那我就好好反省吧。

这回蒋泊远肯定不会等我一起回家了，那我——是不是回去继续把我的帝王蟹吃完？

「泊远就是这样，有时候任性的像个孩子。」

我回头，发现关山月不知何时站在我身后。

我拍拍胸脯：「哎呀，关小姐怎么老喜欢悄无声息地站在人身后头啊，人吓人要吓死人的。」

哼，任性的像个孩子？

还不是想跟我这个「现」女友跟前昭示她这个前女友的存在感。

我要是顺着她的话接茬，准保她接下来要说一些彰显她才是最了解蒋泊远的人的凡尔赛语言。

我偏不上她的当。

果然，关山月被我不按常理出牌的话打懵圈了，不知该如何继续往下说。

那当然就换我来凡尔赛了，我说：「既然关小姐出来了，那我正好代泊远向您道个歉。希望关小姐不要介意他刚才的冒失，他对苏先生绝无恶意，就是单纯喜欢吃醋而已。」

欣赏着关山月精彩的表情，我总算把刚才在蒋泊远那里吃瘪的心气给顺了过来。

哼，敢让老娘不痛快，老娘就抽打你的心上人。

但还没等我得意多久，关山月突然说：「刘小姐以前是不是也在礼贤中学念书？」

礼贤中学是一个贵族中学，根本不是我这种平民子弟上得起的。

我赶紧摇头，不知道关山月提这个干嘛，难道是彰显她从小读贵族学校的优越感。

关山月笑笑：「刘小姐很像我以前的一個同学，我记着她也姓刘，当时也很喜欢泊远，我还以为你们是同一个人。」

15

因为蒋泊远让我反省，我怕他觉得我反省的态度不认真，所以当天晚上便回了我家，准备第二天再去他那里，告诉他我反省好了。

熟料，当天晚上，我便做了噩梦。

梦里又回到了小时候，有无数人骂我是丑八怪，肖想不属于自己的东西。

惊醒之后，我努力回忆了一下梦中霸凌我的那些小孩的脸。

准备等我挣到足够的钱之后，一定挨个找人削他们一顿。

然后我就饿了。

我起身去厨房给自己下了一碗面条。

葱花爆香，水开下面，再卧两个荷包蛋。

等我端着喷香喷香的面从厨房出来，顺手拉开客厅的灯，我才发现我家客厅的沙发上，不知何时竟然多了一个人。

我大叫一声，差点将手里的面条摔到地上。

「你，你，你什么时候来的？！」

蒋泊远端端正正地坐在我家的沙发上，眼神里似乎有无限哀伤。

当然，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怎么会在我家？

蒋泊远根本不回答我的话，他看着我手里的面条，突然问了我一个深刻的哲学问题：「我是不是真的很无趣？」

哈？

他不是让我反省吗？

怎么自己倒率先反省上了。

我当然不能说我的老板无趣，我夸他：「我们普通人才叫无趣，您那是认真、严肃，是成功人士必备的优良品质。」

他笑了一下，笑意未达眼底：「想知道关关跟我分手的原因吗？」

我赶紧摇头。

废话，社畜法则之三，老板的秘密知道的越少越好。

但老板根本不在乎我的想法，顾自往下说：「她觉得我很无趣。所以，她甩了我，找了那个苏泽。」

妈呀，怪不得他今天那么生气。

我瞬间出了一身冷汗，暴风思考如何把今天夸苏泽的话找补回来。

然后我就听见我自己说：「我面条分你一半吧。」

蒋泊远无语地望着我。

是哈，面条有点太没诚意了。

于是我又说：「要不，咱俩那啥吧。」

为了彻底安抚，我又加了一句：「我请你，不要钱。」

蒋泊远看着我，像看个傻子。

我有点讪讪地：「不要就算了。」

我假做不在意地将面条放在桌上，准备继续吃我的面条。

其实我有点失望，因为今晚的我，实在是有一点孤独，十分渴望有一具温暖的肉体能够慰藉我的灵魂。

肉体没有，热乎乎的面条也成吧。

然而还没等我坐下，我便陷入一个温暖的怀抱。

然后沾染着蒋泊远气息的吻便落了下来。

16

有了第一次的基础，第二次的体验就好极了。

我第一次明白了，啥叫 yushui 之欢。

古人可真是太会整词了。

当天晚上，我们俩像两条不知疲倦的鱼，在水里来来回回不知道游了多少回，直到彻底游不动了，才精疲力竭地睡着了。

第二天当我醒来的时候，感觉四肢百骸就像被车轮碾过一圈，浑身上下酸疼地厉害，差点起不来床。

蒋泊远已经不见了，估计是去上班了，他这个人一向敬业。

我拿起手机，准备给自己叫个外卖。

然后便发现微信里多了一笔转账。

蒋泊远竟然又给我转钱了！

我虽然是社畜，但也要面子的呀。

这回我没收钱，我给蒋泊远发微信：说是请的，就是请的。

很快，他回我：收下吧，我觉得咱们之间，单纯的交易关系更让我自在。

真是气死我了！

瞧不起谁呢，难道我就交易不起了？

我没收他的转账，反手给他转了一块钱。

我回他：那算我买的！

约莫一刻钟之后，他收了钱。

银货两讫，清清爽爽。

考虑到昨夜的美妙体验，我想或许我可以多买几次。

还没等我找到机会买第二次服务，我雇佣去调查苏泽的狗仔，就给了我一个惊天爆料。

我们共同的无产阶级战士苏泽，背地里竟然是个玩咖。

照片上他正与一个年轻姑娘相拥热吻。

狗仔告诉我，苏泽在国内一个艺术院校里兼着教职，照片里的姑娘正是他的学生。

他一个穷小子能获得关大小姐的青睐本就是祖坟上冒青烟了，他不惜福竟然还出轨，出轨还出轨自己的女学生。

真是狗东西！

昨天我对他刚建立的好感立马烟消云散了。

原本我应该立刻马上把照片甩给关山月，让他赶紧跟这个狗东西分手——

但如此一来，她恐怕马上就可以跟蒋泊远复合，那我岂不是立刻就失业了？

想到我才拿了两个月的工资，我不禁有些犹豫。

怎么着我也得实现我赚够 100 万的目标吧。

我决定等俩月再说，反正被绿一天，和被绿俩月本质上并没啥区别。

话虽如此，但我在自己的利益与蒋泊远的利益之间选择了前者，总归算是渎职。

再面对蒋泊远时，我便有一些心虚。

因此，在替蒋泊远准备我的生日礼物时，我便收敛了很多。

算是替他省点钱吧。

蒋泊远看我拿给他的报销账单时，便十分诧异：「我以为你会好好抓住这个机会。」

看来我贪财的秉性暴露得太充分了些，我不好意思地笑笑：「您说笑了，我是个很有职业道德的人。」

蒋泊远饶有兴致地望着我：「行吧，看在你这么有职业精神的份上，我准备奖励你一下，你想要什么生日礼物。」

这回轮到我诧异了，我指指他刚签署的账单：「我想要的都在这里头了呀，我也订好了饭店，到时劳您陪我一起出席……」

「我不是说这个，」蒋泊远打断我：「我的意思是，真正的刘嘉木想要什么生日礼物。」

真正的刘嘉木想要的只有钱啊。

我星星眼地望着蒋泊远，说出口的却是很小时候的一个生日愿望：「我想在夜里坐一次摩天轮。」

蒋泊远匪夷所思地望着我：「你确定这就是你想要的？」

16

我生日这天的晚上，蒋泊远为我包场了一整个游乐园。

跟韩剧里演的一模一样，他把我带到摩天轮底下，拍了拍手掌，然后整个摩天轮奇迹般的亮起了灯。

上面写着：祝刘嘉木生日快乐。

那一刻，我明明知道，这都是金钱点亮的魔法。

但是，我还是好感动啊。

甚至比给我 100 万还要让我感动。

我想起小时候，有一个人承诺过，要在我生日这天帮我点亮摩天轮的灯。

我满心期待着生日这天的到来，但最终那个人却食言了。

后来，我在一个商店里看到一款摩天轮夜灯，按一下开关，便会点亮一串小灯。

虽然这款灯对当时的我来说很贵很贵，但我还是毫不犹豫地买了下来。

每当在黑夜里点亮它，我便觉得我小时候被错过的愿望重新实现了。

我不知道蒋泊远是什么时候注意到我的摩天轮夜灯的，也不知道他是出于什么心理愿意帮我实现我地这个愿望。

总之，我十分感谢他。

我非常努力才能克制住自己的眼泪，真心实意地对他说：「谢谢。」

蒋泊远大概没想到我会这么激动，他有点好笑地望着我：「我们一起坐一次？」

然而，老天爷终究看不过眼我这么幸福，还没等我坐上摩天轮，蒋泊远便接到了关山月的电话。

不知道他俩说了什么，挂了电话之后，蒋泊远十分凝重地望着我：「抱歉，只能你自己坐摩天轮了。关关出了点事，我得去看看。」

我急忙点头：「嗯嗯，你去，你去。」

蒋泊远急匆匆地走了，我独自坐上了摩天轮。

夜空如洗，当中一轮满月。

这天是十五了。

但我一个人孤孤单单地坐在摩天轮上兜风——虽然在我的梦想中，我已经幻想过无数次这样的场景。

在我的想象中，我御风而行，身后是一轮满月。

应该像 ET 骑自行车飞跃月球一样浪漫唯美。

但实际上，当我独自一个人乘坐摩天轮在天上转圈的时候，我只觉得我好害怕啊！

我满脑子只有一个念头：万一出故障，中途停下来怎么办。

想到明天的微博头条成为「蒋泊远私会旧爱，刘嘉木倒挂摩天轮」，我就一点继续玩乐的心思都没有了。

而且，坐摩天轮也一点都不舒服，夜风很冷，吹得我像个傻瓜。

总之，托蒋泊远的福，我在我生日这天，光荣的感冒了。

不知这算不算工伤。

17

我打着喷嚏回家的时候，蒋泊远已经在家里等我了。

他面前的桌子上摊着那天狗仔给我的照片，一副让我解释清楚到底咋回事的表情。

「你拍到这个，为什么不给我？」

我大脑宕机了半秒，期期艾艾地寻找借口：「我怕——」

「你怕你给了我这个，我就不再雇你吧。」蒋泊远打断我。

他这么直白，整的我怪不好意思的。

我讪讪地笑笑，想着怎么替自己找补两句。

但蒋泊远丝毫不给我说话的机会：「你多虑了，关关早就知道这个苏泽是个什么样的人，她只是一直都不愿意跟他分手。」

哈？

蒋泊远露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我就是败给了这样一个人，你觉得可笑吗？」

我点头，又摇头：「关小姐识人不明，是她可笑，不是你可笑。你放心，世上无难事，只要肯攀登。只要你持之以恒的努力，关小姐早晚都会回到你身边。」

「你怎么知道？」

「因为你雇了我啊，我一定不会让你的钱白花的。」

这点职业道德我还是有的。

我信誓旦旦地保证：「你看，今天关小姐已经向你敞开心扉，把她心底最大的伤口暴露给你看，这说明什么，这说明她又向你倾斜了。你放心，你只要听我的，关小姐马上就是你的囊中之物了。」

蒋泊远定定地望着我，眼神里有一种我看不懂的情绪一扫而过。

我想，在这样一个他人生的至暗时刻，他难道又想亲我不成？

这样也未免太渣了吧。

毕竟他前一秒还在为关山月不喜欢他而哀伤呢！

好在蒋泊远最终并没有亲我，他只是笑笑，似乎累极了的模样：「有你这样的员工，我有什么不放心的。」

18

第二天，微博头条是蒋泊远深夜送关山月回家的照片。

其中有一张是蒋泊远给关山月开车门，他正好与关山月对视。

要我说，那就是一个正常的眼神。

但吃瓜群众却纷纷表示，他们从其中看到蒋泊远的深情根本遮掩不住。

并由此得出「刘嘉木就是个笑话」的结论。

我当然不能让吃瓜群众失望，几乎是立刻就订了去海南的机票。

我安排自己去海南散心的同时，还不忘安排蒋泊远也必须放了关山月的鸽子来追自己。

「只有这样，才能让关山月彻底知道，你蒋泊远已经不是她能随叫随到的存在了，她如果想要你，就必须认真对待你。」临走的时候，我拍着蒋泊远的肩膀说。

蒋泊远这次很听话，立刻就追着我到了海南。

我知道，这一次应该是我最后一次作为蒋泊远的女朋友出现了。

所以，我准备安排一些，我作为刘嘉木真正想跟男朋友一起做的事。

其实就是手牵着手走在老街上，逛吃逛吃这样的事。

甚至，我还安排素有洁癖的蒋泊远跟我在路边的脏摊上撸了串。

蒋泊远虽然很嫌弃，但还是坐了下来。

不得不说，蒋泊远作为一个老板，也不是全无可取之处。

比如，我的前任说他喜欢喝冰水，有一次我忘了给他的水加冰，我怕他发火，便随口糊弄他喝温水对身体好，他便也很容易地接受了。

比如，他以前总通宵加班，我不想跟着熬，就劝他熬夜对身体不好，他果然从此加班不再超过 12 点。

比如，他现在明明很嫌弃撸串，但我想吃，我就跟他说，你就陪我吃一次好不好，他也就勉为其难地坐了下来。

其实，他作为一个贵公子，有时候还挺好伺候的。

唉，想到他这些好处，我不由有点不舍得。

我想等我彻底离开他后，我肯定也会在某一个深夜里想起他吧。

感谢他圆了我一个完美男友的梦，我这辈子应该不会再交到比他更好看的男朋友了。

或者，我不会再交男朋友了。

这天晚上，我们都喝高了。

喝高了之后，蒋泊远又接到了关山月的电话。

我替他作主摁掉电话，我说：「你相信我，今晚别接，等你明天回去，她就彻底变成你女朋友了。」

不但如此，我还趁机要求蒋泊远给我加钱，我说我短短俩月就帮他实现了他好几年都没完成的心愿。

「你只给我 60 万，你不亏心吗，你至少得给我 1000 万吧。」

「你要那么多钱干什么？」

「买别墅，退休，躺平，逛吃，后半生搂着蒋兴旺数钱。」我掰着手指头数。

「好。」

哈？

第二天我醒来，蒋兴旺，不蒋泊远已经不在身边了。

估计是找关山月去了。

我实在有点搞不清，他答应给我 1000 万到底是真事还是做梦。

我打开手机，准备查一下转账，结果却发现，我竟然又，又，又上热搜了！

这次，是有人爆料，我原名叫刘沐同，12 岁才上初一就暗恋蒋泊远却惨遭拒绝，受刺激之后，不惜改名整容潜伏在蒋泊远身边——

听上去，这人像是个变态。

但帖子里说的这个变态整容怪的确就是我。

我知道，这是关山月的反击。

总归到了应该彻底告别的时候。

19.刘嘉木番外

我叫刘沐同。

我喜欢蒋泊远很久很久了。

久到，已经有十四年七个月零二十一天。

没错，十四年七个月零二十一天之前的那个九月一号，我确定我喜欢上了蒋泊远。

那时候我们都只有十二岁。

我们都是百年贵族名校——礼贤中学初一年级的学生。

上学第一天，我背着我的新水壶，里面装着开水。

出门的时候，我妈提醒我，到了学校兑点凉白开再喝，要么就把水放冷再喝。

我原本准备这么做。

可下了体育课，我倒出开水准备放冷，同时发现有个超级帅气的男孩，走进我们班。

一个不小心，我与他四目相对，顿时紧张到不行。

又一个不小心，我随手拿起杯子喝了一口。

然后。

全部喷了出来。

好不狼狈。

那个男孩原本已经坐到座位上，却又站起来，递给我一瓶矿泉水：「先喝点凉水，记得以后要把热水兑成温水再喝。」

我一边尽力呼气吐气妄图散掉嘴里被烫的感觉，一边红着脸接过矿泉水咕咚咕咚干了。

那天，我知道了他的名字——蒋泊远。

事后我想，可能在蒋泊远的眼里，当时的我就像一只被烫伤的小狗吧。

蒋泊远是个很开朗随和的人，他有很多朋友，但我不敢和他成为朋友，我只敢偷偷暗恋。

我还给他写了一封情书，不过我没有勇气给他。

我是个丑小鸭，喜欢上天鹅也许没有错，可是让天鹅也知道我喜欢他，那就肯定是我的不对了。

我只是觉得——写一封情书，才是一个合格的暗恋少女。

结果这封情书，不知道被谁塞进了蒋泊远的书桌，还被蒋泊远的好朋友方海川拿出去念给全年级的人听了。

从此我成了全校的笑柄。

我长得不好，学习不好，家庭条件也不是顶好。

这样的我，竟敢妄图喜欢顶流贵公子蒋泊远。

简直犯了十恶不赦之罪。

那些或许同样喜欢着蒋泊远却不敢说出来的女同学，把我当成了假想敌。

她们起先只是嘲笑我，见我实在弱的可以，从不反抗，于是最后发展成霸凌。

我不知道蒋泊远知不知道我因他被霸凌，我也不是没有幻想过，他要是能为我说句话就好了，哪怕一句也成。

我十三岁生日那天，我接到了蒋泊远的一张纸条。

他约我晚上在郊外的游乐场见面，他说他要带我去坐夜晚的摩天轮，还要用我的名字帮我点亮摩天轮的灯。

我满腔欢喜地去赴约。

但我一直等到月上中天，我也没等到本该来的蒋泊远。

我知道，我被骗了。

只是不知道骗我的是蒋泊远，还是他身边的人。

我宁愿相信是他身边的人。

那天，我一步一步走回了家。

我没再回学校，我跟我妈说学校里同学们都太有钱了，我们这种小康家庭努着劲儿也还是差距太大，我心里不痛快，强迫我妈给我转学。

而当时我爸的生意也正好失败了，于是我妈很快帮我转了学。

再后来，我换了学校，改了名字，还整了容，基本顺利的上了大学。

但是我却无法忘记蒋泊远。

不夸张的说，自从我变「漂亮」之后，也有不少人追我。

可是他们都不是蒋泊远。

可能是上天的安排，我大学毕业找工作的时候，第一次查招聘信息，就看到了蒋泊远在招秘书。

好吧，其实不是什么上天的安排，是我一直关注着他。

我知道他爸爸很厉害，他现在也很厉害，可是现在的他，新闻里的他，已经和我记忆中的他完全不同了。

在各种八卦新闻里，他已经成了各位小花的绯闻男友，基本上是千万少女的梦。

我有点想知道，他怎么了。

于是在我得知他要招聘秘书的时候，我去央了在他公司做人事的姐姐，顺利进了最终面试，并最终如愿来到蒋泊远身边潜伏。

说真的，第一天上班，我有点期待他能认出我，可是并没有。

我想在他的记忆中，恐怕根本没有刘嘉木，不，刘沐同这一号人。

这样也好，这样我潜伏起来，就更容易。

听闻是一回事，可当我真的眼睁睁看着蒋泊远谈了一场又一场不走心的恋爱，我真的心痛了。

记忆中，他是多么开朗温暖的人啊！

可现在的他，眼神是空的，心里也是空的。

我不知道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但对我来说，这未尝不是好事。

如果以前完美的蒋泊远只能让我忘而兴叹，那眼下这个没有心的空壳蒋泊远，是不是我就终于有机会可以拥有了。

我试图帮他填补上他的空洞。

我工作起来格外努力，在取得他的信任之后，逐渐用自己的方式一点一点重塑他。

他喜欢喝冰水，那我就让他重新爱上温水；

他失眠严重，总是彻夜工作，那我就帮他重新找回他的睡眠；

他用游戏花丛麻痹自己，那我就偏要一遍一遍提醒他，那些其他女人都只是爱他的钱。

我对他的历任女友都不好，我总用简单粗暴的金钱关系来定义她们对蒋泊远感情。

慢慢的，我刘莲英的名声在外。

我想没关系。

哪怕全世界的人都讨厌我，只要有一天蒋泊远能喜欢我就足够了。

我知道我变成了一个坏人，跟曾经霸凌我的那些小女孩们没什么不同。

不过，苍天有道，报应不爽。

老天爷不会让坏人得逞的。

我没有得到爱情，我也没有补上他的空洞。

因为，我发现，他心里的空洞，居然是关山月。

关山月也是我们当时的同学，曾经是校花级别的人物，现在是连当红小花都要嫉妒的顶级白富美。

我觉得我彻底输了。

但我总希望，我们两个人之间，至少有一个人能获得幸福。

蒋泊远幸福，就足够了。

我冥思苦想，终于想到，也许他可以通过假恋爱，来刺激然后追回骄傲的关山月。

又是一阵想来想去，我意识到这个假恋爱的炮灰，非我莫属。

一来，不会有人比我更尽心；二来，不会有人比我更好打发走；三来，我真的想跟蒋泊远更近一点，哪怕只是谈一场假的恋爱，也足以慰藉平生。

于是我跟蒋泊远说，只要他给我钱，我可以帮他追回关山月。

虽然心痛，可我告诉自己，如果成功了，这是三赢。

蒋泊远获得了爱情，我获得了钱和假装是爱情的体验。

穷人不需要爱情，穷人有体验就足够了。

可是当我意识到，我的计划真的成功了的时候，我还是哭了。

我一开始想，这一次我是真的要失去蒋泊远了。

可是我又想，我从来没有真正拥有过蒋泊远，何谈失去呢？

我哭得更厉害了。

一边哭，我一边想起那个小花当时向我哭诉的话：「我想要他这个人。」

谁不想要蒋泊远这个人啊。可是我们都要不起。

唯一的好消息是，从此以后，我是个小富婆了。

20.蒋泊远番外

我早就知道刘嘉木是刘沐同了，每一个在我身边工作的人，我都会做详尽的背景调查。

我之所以留下她，是因为她当时的遭遇，或多或少都跟我小时候啥也没做有关系。

小时候她喜欢我，还给我写了一封情书。

坦白说，那是我收到的第一封情书，结果我还没看，就被方海川拿去昭告天下了。

我没有制止他，是因为我看见是关山月指使方海川念的。

彼时，我们都刚上初一。

我喜欢关关，她喜欢胡闹，我便捧着她就任她胡闹。

我以为，任她闹，看她笑，就是我的爱情。

年少的我，不曾想过，被戏弄的刘沐同是什么感觉。

我甚至根本就忘记了世界上还存在过刘沐同这个人。

直到，刘沐同化名刘嘉木，来应聘我的秘书。

刘嘉木怯生生的眼神，一下子就让我想起当年那个被关关戏弄的不知所措到逃跑的小女生。

那时候我已经被关关甩了，鬼使神差，我有点想知道，这个刘嘉木到底想干嘛。

起初，她丝毫没有越矩，只是老老实实待在我身边，比我之前任何一位秘书都尽责。以至于在很长时间里我都猜测，她来应聘当我的秘书，可能真的是因为这份工作薪水不错。

但慢慢的，我发现了一些细节，一些揭示她还在喜欢我的细节。

比如，她把我喝的水偷偷调成了温的，那次原本我想发火，可正好听到她到处跟别人安利，说喝温水养生。

就算是我，也不好当众拂了她的好意。谁知道从此以后，她都只给我喝温水。

再比如，她一直跟我说，千万不要工作到 12 点以后，12 点以后睡觉，对心肝脾脏肺都不好。

当然还有很多这样的细节，这些都是以前我的历任秘书，从来不会做的。

她们都是拿钱办事的员工，把我的话当圣旨一样执行。

好像只有她，是真的关心我。

就像我无望地关心着、喜欢着关山月一样。

刘嘉木让我觉得我不孤独，所以我把她留在身边，看她各种蹦跶，我觉得很有意思。

但是我心里只有关山月，我能对刘嘉木做的，最多就是不揭穿她。

真正让她露出狐狸尾巴的，还是我因为关山月订婚大醉。

她提出要当我的假女友——帮我追回关山月。

我有些震惊。

她却大言不惭地说，找十个小花逢场作戏，对我来说既是精神负担也不利于建立正面形象，钱嘛，都是一样花，而「专心」对她一个，起码不用演戏。

然后她又说，雇佣她，只需要一千万，她保证帮我追回关山月。

不得不说，刘嘉木真的是很聪明，而且很了解我，她的这个计划，既非常打动我，又能让她公款和她喜欢的人恋爱，还能帮她挣到钱。

如果当事人不是我，我真的要给她鼓掌了。

可惜当事人是我，我不能真的给她一千万。

真的给她一千万，她就不给我当秘书了。

我是个商人，我不想这么快失去我最喜欢的秘书。

但我也的确想得到关山月，毕竟我这一生，从来没有败得那样惨过。

于是我说，每个月给刘嘉木三十万，先试试。

就是因为这每个月的三十万，刘嘉木开始尽心尽力地扮演与我相爱，帮我追求关山月。

她尽心尽力到，把那什么的第一次都给了我。而我们完事之后，出于说清道不明的情绪，我给她转了一百万。

我跟自己说，不想和她有金钱以及雇佣以外的关系。

可接下来几天，她频频在我面前转悠，还认真学习了《X 蒲团》《金瓶 X》，仿佛还想跟我再那个。

又或者，是想通过跟我那个再挣几百万。

这两个想法出现在我脑子里，都让我非常不爽。

如果她是真的爱我，那我那样对她难免太过残忍了。

我不能接受这样的自己。

可是如果她只是敬业或者想挣钱，我发现——我更不能接受。

所以在那一次之后，我对她有了很复杂的情感，这种情感让我有点害怕。

我对关山月也是这样。

是爱情吗？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关山月和刘嘉木这两个名字，从此频繁同时出现在我脑海中。我有些分不清，想哪个名字的时间更多了。

让我有点烦恼的，还有我妈。

在我妈带着刘嘉木参加完那次聚会后，我妈把我外婆给她的陪嫁——那条珍珠项链送给了刘嘉木。

我问我妈怎么舍得，我妈居然说好久没有看到有人不浪费粮食了，值得嘉奖。

我跟我妈说，她这么轻易把这么意义重大的礼物送出去，以后不要后悔。

我妈却说，不送才会后悔，还让我别喜欢关山月了，喜欢关山月最后换来的只能是后悔。

很快，我就发现我妈一语成谶。

那天，我在刘嘉木的安排下，「追」着她去了海南。

跟普通人一样逛吃了一整天之后，关山月果然如刘嘉木所预料的，打电话找我了。

刘嘉木红着眼睛帮我摁掉了电话，她告诉我，今晚绝对不能接，这样等明天我回去，关山月肯定就成我女朋友了。

说这些话的时候，刘嘉木眼睛里闪着泪花。那一刻我笃定，刘嘉木是真的喜欢我。

但刘嘉木却像个傻瓜一样跟我念叨：「你只给我 60 万，你不亏心吗，你至少得给我 1000 万吧。」

我问她要钱干啥，她说要躺平。

不知道是不是这两个字刺激到了我，我拉着她几乎疯狂了一夜。

我到机场的时候，是早上六点。

不知为什么，即使知道关山月在等我，我也一点都不兴奋，我只觉得心是空的。

这个感觉我也很熟悉，从前，我的心为关山月空过。

可是那一刻，我很确定，到机场来，我后悔了。

我发现，我早就不爱关山月了。

可能早在她为了一个可笑的男人放弃我的时候，我就不爱她了。

我对她的执念，只是因为，我想赢。

而刘嘉木让我赢了。

那时那刻，我脑子里闪过很多片段，主角都是刘嘉木。

我给关山月打了一个电话，告诉她我现在喜欢刘嘉木。

关山月很生气。

她告诉我，刘嘉木就是小时候给我写情书的那个刘沐同，小时候是个丑八怪，现在是个整容怪。

原来关山月也会嫉妒人。

我笑了：「你的双眼皮，不也加工过嘛？」

其实，我不在乎刘嘉木是不是整容怪。

在开车回去找刘嘉木的路上，我很清醒。

我要当面拆穿她，让她别装了，明明她那么喜欢我，但是她还要伪装成她只是那么喜欢钱。

我甚至想清楚了，其实我也不在乎刘嘉木到底是爱我的人还是爱我的钱。

当我出现在她面前，告诉她我喜欢她的时候，她正在哭。

然后她愣了半天，最后颤抖着声音问：「你不会把钱收回去吧？」

我大笑。

很好，她爱钱，而我正好有足够多的钱来确保她永远爱我。

我们，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全文完)

□ 万泉寺超人

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版权归 www.zhihu.com 所有